第十六卷

世系部七

僭僞

漢劉淵　後趙石勒　前燕慕容廆

後燕慕容垂　秦苻堅　後秦姚弋仲

成李持　魏李客　後蜀孟知祥孟昶

吳越王錢鏐

卷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世系部七

僭僞

漢劉淵

淵匈奴冒頓之後也初漢高以公主妻冒頓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單于入居西河中平中單于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即淵父也魏武

分其衆爲五部居汾晉間咸寧五年以淵爲匈奴左部帥淵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五經傳文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君子恥之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故淵武事亦妙絶於衆猿臂善射爲侍子在洛陽王渾屢言之武帝詔與語大悅王濟曰劉淵文武才幹若任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楊珧進曰臣觀淵才當今無比若假之威權平吳後恐不復北渡矣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憙

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淵以將軍之號鼓行
而西秦凉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淵若能
平凉州恐凉州方有難耳會豹卒淵代之拜北部都尉
明刑法禁奸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成都王穎鎮鄴表
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
祖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自漢亡以
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今司馬氏骨
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乃使其黨呼延
攸詣鄴以謀告淵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
宣等及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淵說穎曰

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離石王浚率鮮卑攻鄴穎敗淵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隷御我鮮卑烏丸可以爲援奈何拒之而拯仇敵乎淵曰善帝王豈有常哉今見衆十餘萬推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漢有天下恩結人心是以昭烈崎嶇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爲壇於南郊卽漢王位追尊後主禪爲

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遂進據河東攻蒲版平陽皆陷之晉永嘉二年淵卽皇帝位遷都平陽國號漢四年淵死子和立

後趙石勒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曰向者胡雛將來必爲患馳遣收之而勒已去矣長而壯健有膽力好騎射大安中并州饑亂刺史執諸胡賣充軍實勒時賣茌平人爲奴因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遂招集桃豹逯明等爲羣盜卒歸劉淵淵死聰授勒征東大將

軍并州刺史勒乃以張賓爲謀主及劉粲攻洛陽勒率騎二萬會粲大敗晉師又攻襄陽陷江西始有雄據江漢之志矣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母於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馘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踰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畧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夫存亡决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琨蓋欲其倚晉也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移難爲効因遺琨名馬珍寶謝歸以絕之即於葛陂繕室宇造舟欲攻建

鄴會霖雨三月不止元帝又使諸將大集壽春勒兵饑疫死者大半張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還相臣奉乎天降霖雨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宜北徙據之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爾今卒聞廻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相事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廻何懼進退失地乎勒攘袂鼓髯計是也擢爲右長史號曰右侯發自葛陂行達東燕聞汲郡向氷有衆數千壁於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氷邀之問計張賓曰聞氷船盡

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千人潛渡襲取其船以濟
大軍氷可擒也勒從之遂長驅至鄴時諸將佐議欲攻
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
之則自潰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
依山憑險可擇而取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畧則王
業可圖矣勒曰善於是進據襄國王浚遣督護王昌及
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人討勒張賓
孔萇又曰就六眷大衆遠來以我軍寡弱不敢出戰意
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可勿出戰示之以
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俟賊列守未定出其不

意直衝末柸必震惶計不及設末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柸彭祖可指辰而定矣勒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陣未定將士鼓譟城上孔萇督諸將突出擊之生擒末柸衆遂奔散就六眷遣質求和是月石虎攻鄴三臺克之勒募兵戒期將襲王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後患張賓進曰夫襲國當出其不意今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是則外無聲援幽州饑儉人皆蔬食甲旅寡弱是則內無强兵宜應機電發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讐敵若修牋與琨送質請和

琨必終不救浚而襲我明矣勒曰然於是輕騎襲幽州封浚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琨乃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勒以孔萇爲前鋒設伏自輕騎與澹戰僞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琨奔段匹磾遂爲所害勒於是自稱趙王并降匹磾會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自淮以南多背勒歸逖勒憚逖乃不敢爲寇時逖牙門童建遣使降勒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讎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是以復與勒脩好兗豫之間稍得休息焉及祖逖卒勒始遣將屯豫州又遣石虎

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害之阬其衆三萬人又統步騎四萬伐趙執曜斬之曜太子熈等奔上邽虎復尅上邽執太子熈以下皆殺之進尅集木且羌於河西秦隴悉平符洪姚弋仲悉降羣臣請上尊號勒乃即皇帝位晉荆州陶侃使使來聘勒以咸和七年死年六十在位十五年

前燕慕容廆

廆鮮卑人其先曰東胡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爲步搖其後

音訛遂爲慕容焉廆幼而魁岸雄傑有大度永嘉初廆
自稱鮮卑大單于懷帝蒙塵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
傾没天子蒙塵瑯琊承制江東實人望所係明公雄據
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
官非王命故也今宜通使瑯琊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
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長史浮海勸進時
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士庶多歸
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
於建鄴勒怒擊廆廆遣皝攻尅之乘勝拔其國城徙其
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即位加廆侍中廆遣使與太尉陶

侃箋約以共攻石勒朝議未定而廆卒慕容皝嗣位三年皝自稱燕王四年皝敗石虎軍於汲城遣使獻捷於晉晉穆帝永和四年皝卒儁嗣八年遣弟慕容恪攻鄴擒魏冉閔殺之儁遂稱帝於龍城國號燕又自龍城遷於薊初鮮卑段龕因石氏之亂率其部衆自令支徙廣固至是慕容恪攻龕燕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急者有宜緩者龕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蹔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乎於是高墻深塹以守之龕樵採路絶乃降恪至是徙都鄴晉泰

山太守諸葛攸攻燕燕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恪遂渡河略地分置守宰謝萬復伐燕燕以燕兵大盛卽引還於是許昌潁川譙沛皆沒於燕四年燕主儁卒太子暐立召吳王垂還鄴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後恪死垂奔秦暐爲符堅所滅

後燕慕容垂

垂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慕容儁卽位以垂爲前鋒都督封吳王徙鎮信都及敗桓温於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之謀誅垂垂懼禍奔於符堅堅禮之甚重堅相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

侯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及弟德皆勸垂殺之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終窮曆數歸我關西會非吾有自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乃以兵屬堅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堅不從仍遣將率衆三千送垂時堅子丕在鄴會丁令翟斌謀逼洛陽丕乃遣其將符飛龍率氐騎三千爲垂副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露可

急取之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獨侍衛聖躬誠
不可忘越曰垂旣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令不擊
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大計
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誅氐兵衆至
三萬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
奉法者賞不踰日乃引師而東至滎陽自稱大將軍大
都督燕王長驅攻鄴苻丕棄鄴城奔於并州於是垂定
都中山卽位改元立寶爲太子以慕容德爲侍中都督
中外諸軍事垂在位十三年死年七十一魏主珪擊燕
進圍中山燕主寶奔龍城燕人攻陷龍城寶復出奔尚

書蘭汗誘而弑之

秦符堅

堅字永固洪季子雄之子也符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以授之流謂堅曰汝祖昔授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授可不勉乎堅性至孝博學多才王猛呂婆樓强汪梁平老等並爲其羽翼洛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嗣位殘虐無度遂弑生以昇平元年稱大秦天王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將謀伐晉乃以符融爲征南將軍權翼進曰晉道雖微未聞喪德謝安桓冲江左偉才臣謂師

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星在斗牛福德在吳不可犯之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吾內斷於心矣羣臣旣出堅獨留符融議之融曰諸言不可者皆是上策堅作色曰汝復如此乎融泣曰晉不可伐昭然甚明且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恐有風塵之變王景畧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諸葛孔明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沙門道安亦深止堅堅所幸張夫人及太子宏俱苦諫之堅弗聽於時獨慕容垂以爲可伐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

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凉州之兵達於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潁融等攻陷壽春垂攻陷項城梁成等率衆五萬屯於河間晉遣都督謝石刺史謝玄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軍距融龍驤將軍劉牢之夜襲梁成壘斬成等謝石等因水陸繼進堅與符融登城望其部陣整齊將士精銳又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勍敵也憮然有懼色時張蚝列陣逼淝水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臂而觀之不

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大軍遂退制之不止融畧陣馬倒被殺遂大敗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有今日之事耶時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未及關而垂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垂南結丁零烏丸之衆攻鄴城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進攻蒲坂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河清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

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
雙飛入紫宫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冲小字鳳凰至是
果入止阿房城焉及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責冲曰爾輩
羣奴何為送死冲曰既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耳卽率
衆登城入據長安堅走為姚萇所執縊於新平佛寺時
年四十八

後秦姚弋仲

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禹封舜
少子於西戎世為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當七
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為揚虛侯馬武所敗徙

出塞北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
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赤亭那玄孫柯迴
爲魏征西將軍助魏將絆姜維於沓水以功假綏戎校
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而聰猛英果雄毅不營產業
唯以收恤爲務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
襁負隨之者數十萬人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扶風
公劉曜平陳安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侯邑於隴
上及石虎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擁兵十萬功高一
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
德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畿甸虎納之

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豫州刺史祖
約奔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
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
善之後竟誅約勒死虎遂執權思弋仲之言乃徙秦雍
豪傑於關東弋仲率部衆數萬遷清河之灄頭拜奮武
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虎既廢弘自立弋仲稱
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柰何把臂受託而
反奪之乎虎永興元年遷使持節十部六夷大都督冠
軍大將軍弋仲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虎甚重之朝之
大議靡不參决公卿以下皆憚而推下之武臣左尉虎

寵姬之弟也曾入弋仲營擾其部衆弋仲執而數之曰
爾爲禁衛遏脅我爲大臣目所親見不可縱也命左右
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固請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
也虎末年謫戍梁犢反敗李農於滎陽遂東掠陳留諸
郡虎大懼馳使召之弋仲率其衆輕騎至鄴乃求見虎
虎病不時見引入領軍省以已所食食之弋仲怒不食
曰召我擊賊當面授方畧豈來覔食耶且吾不知主上
存亡若一見我雖死無恨左右言之虎引見弋仲讓之
曰兒死愁耶乃至於疾小兒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
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相聚反耳且汝病久

所立兒小若不瘥天下必亂當先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爲汝效死前鋒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以征西功命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據灄頭擁衆數萬不附于閔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灄頭弋仲率衆攻閔次於混橋陰有據關右之志遣其子襄帥衆五萬擊蒲洪洪逆擊破之及石祗稱尊號於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閔攻圍襄國百餘日祗危急乃遣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弋仲弋仲遣子襄帥騎二萬八

千救祇戒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恩當爲復仇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須復見我也自是弋仲遣使與燕連和告於慕容儁儁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會襄襄擊閔於長蘆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爲尚書郎豺敗復歸弋仲咸勸殺之弋仲曰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之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石祇爲劉顯所殺弋仲復與燕連和常誡諸子曰我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我厚故欲討其賊臣以

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之後汝便歸晉家當竭力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降晉晉永和七年拜弋仲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春卒年七十三弋仲薨後柩爲符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及萇僭位追謚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寘園邑五百家

成李特

特字玄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邑西宕渠賨氏卽廩君之苗裔昔邑郡南部蠻本行五姓皆出於武落鍾離

山迭相爭焉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相與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廩君而巴氏子務相劍獨懸焉衆皆歎服又以土爲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以爲廩君唯務相船獨浮因共立之遂稱廩君廩君死魂魄化而爲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爲祠其後種類繁盛秦併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賨因謂之賨民焉漢高祖爲漢王募賨民平定三秦旣而不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利民用敦阜俗性剽勇好鬼巫又善歌舞高祖愛其

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鬼道教百姓賨民敬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李氏自巴西之宕渠遷入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其後繁昌分爲數十姓魏武尅漢中特祖父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將五百餘家歸魏魏武嘉之拜虎等爲將軍遷於略陽復號之爲巴氐特父慕爲東羌獵將有五子輔特庠流驤皆驍銳有武幹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勇善騎射沉毅有大度晉惠帝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年大饑百姓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民將入巴蜀道路有

疾病困厄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既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眄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耶同移者閻或趙肅何巨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民既至漢中上書以郡土連年軍荒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受流民貨賂反爲表白流民十餘萬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荆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開關放入漢中布散梁州及三蜀界不可禁止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廞據成都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賑施流民以收衆心見

特兄弟材武與巴同郡黨類皆巴西人卒多勇壯厚卹
遇之以爲爪牙特等憑恃廞勢聚衆專爲刼盜蜀民患
之益州刺史耿滕數密表流民剛剽客主不能相制倉
廩空虛無以應敵萬一告急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廞聞
而惡特遂刼而殺之并殺傳詔者廞自稱大都督大將
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永寧元年春正月庠與
兄弟流驤帥妹壻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
平費佗氐符成隗伯董勝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爲
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以
斷北道庠本東羌良將且饒勇得衆心素曉軍法不用

麾幟舉矛爲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廞
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粲說廞曰
傳云五大不在邊李庠握彊兵非我族類其必倒戈授
人願將軍圖之會李庠在門請見廞大悅引見之以庠
大逆不道遂棄市其兄子弘宗族三十餘人皆見殺時
特與流皆將兵在外廞慮其爲變遣人撫慰之曰庠非
所宜言罪應至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爲督將安
慰衆心併以庠喪還特其夜特流徹衆歸綿竹收兵得
七千餘人夜襲成都廞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費遠李
苾及軍諮祭酒張微夜斬關出奔文武盡散廞獨與妻

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其部下朱竺所殺特入成都縱
兵掠殺遣詣洛陽陳廞罪過願往征之惠帝詔拜羅尚
辛冉等率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王敦辛冉
說尚曰特等流民專爲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不
然後必爲患尚不從初勅下雍州凡流民入漢川者皆
令所在召還特兄弟累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該
許之流民皆感特兄弟恃之多相率歸特乃大結營於
綿州以處流民旬月之閒衆至數萬於是六郡流民推
特爲主特命六郡民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
閻彧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

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及兄輔弟驤皆號爲將軍以相統鎮特乃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時羅尚貪殘日甚爲百姓患而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爲之謠曰李特猶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尚頻爲特所敗而南夷校尉李毅所遣兵亦數挫敗特勢轉盛於是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杜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兵應特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牋降毅而辭意不遜毅誘而

殺之建初元年進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
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内稱帝改元
國號曰成尚據太城自守流進屯江西之檢上尚懼遣
使求和蜀民危懼並結村塢送款於特特遣使安撫之
乃以軍中穀少遣六郡流民分口入城且於諸塢就食
壯勇督領村塢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說尚曰特既
凶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衆在諸村塢就食驕怠無備
殆天亡特之秋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内外擊之破
之必矣尚從之使叡夜縋出城宣告諸村塢期以二月
十日同時討特手書隱語曰在彼揚水叡先僞請特降

究觀虛實特問城中人情何如廞曰糧儲已欲盡但餘
貨帛耳因求出省家特與啓信廞還報尚尚如期出軍
討特諸塢亦許一時赴會二月朝廷遣荆州刺史宋岱
建平太守孫阜率水軍三萬救尚岱以阜為前鋒進次
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德陽太守騫碩拒阜
阜等軍勢甚盛諸塢皆有二心尚遣大衆掩襲特營諸
塢皆應之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衆引
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
逆戰至於官桑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其屍
傳首洛陽特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成都王追謚景王

及稱尊號追謚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魏李密

密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也密以蔭爲東宮千牛備身密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煬帝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此人顧盼不常可無令入衛也述乃往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也密隨謝病去益感勵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韉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之曰書生何勤也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李密識度非常玄感遂與傾心交結大業九年玄

感反密與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强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齎糧竭矣舉麾一呼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不足定也玄感不從及隋軍大至玄感乃謂密曰策將安決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我因疾引軍而西玄感從之至陜玄感又欲圍弘農宫密曰今紿衆入關其機在速若追兵踵至我何以共完乎留攻三日不能拔追兵及之而敗密爲邏所獲以計脫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楊歲飢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爲智

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時時泣下太守趙佗捕
之遁而免往依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爲
吏所迹復亡去說東都賊翟讓與共破金隄關狗滎陽
諸縣下之會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來討讓讓素憚須
陁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爲公破之密乃
率驍騎伏於林莽須陁引兵搏戰讓少却密伏兵發遂
殺須陁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衆士皆若負霜雪然戰
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爲用密復說讓以千人出陽城
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繦屬至
數十萬又逆隋越王侗軍劉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讓

等共推密爲主建號魏公築壇場卽位以讓爲司
徒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進逼東都燒上春門隋將裴
仁基淮楊太守趙佗降長白山賊孟讓賊帥黎陽李文
相及張昇趙君德郝孝德等皆歸密又襲取黎陽倉據
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皆來歸密乃命幕
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是月也唐高祖師
起太原密自謂盟主致書於唐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
滅隋大略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
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如此吾方定京師未
能東略若不與同是又生一隋也若爲吾守成皐拒東

都兵使不得西向足矣吾寧推順以驕其志因令記室
温大作書報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
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耰棘矜爭覇圖王狐鳴蜂起冀
京洛強弩圍城膴膴周原僵尸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
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髪於伊川輩上無虞羣下結舌
大盜移國莫之敢指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
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
司牧當今之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
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
屬藉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

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於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書大喜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攻隋將張珣河陰舉之煬帝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攻密世充營洛西密引渡洛抗世充大小六十餘戰皆捷獨世充得脫又執東都留守韋津而還三月宇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帝於洛陽先是密旣殺翟讓心亦頗驕兼之府庫財竭

諸軍戰勝無所賜與而專厚撫新集於是人心始離民食與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棄於道踐輮狼扈賈潤甫諫曰人爲國本食乃人天公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廩取不節斂庾之藏有時而盡粟竭人散公孰與成功乎不聽武德元年密旣破宇文化及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乘其弊擊密密召諸將會議皆請決戰密惑於衆議遂出兵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邴元貞守洛口倉以城降世充密乃歸關中高祖聞密來使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

喜曰吾所舉雖不就而功不減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
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因朝會進食密恥之
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常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
自爲之乃獻策於高祖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
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籍國
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時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
亦欲遣密往收之密遂詣破桃林縣驅掠其衆直趣南
山遣人馳告故將張善相令以兵應接時史萬寶鎮熊
州謂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今决策而叛殆不可
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即帥衆踰

熊耳山南據要道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遂斬密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爲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喪具威儀以君禮葬黎陽山密素得士哭多嘔血者邴元貞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憾其背密僞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歸

唐

後蜀孟知祥孟昶

知祥邢州人唐明宗壻初仕莊宗爲教練使郭崇韜之代蜀以知祥薦故蜀平用以爲節度時董璋鎮東川各有據蜀之志知祥增置營兵至七萬人以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約璋上表拒命遣石敬瑭討之不克遂以兵陷黔州又陷遂州及忠萬夔州明宗不得已赦其罪遣使諭兩川將吏還鎮知祥約璋上表謝罪璋不從引兵襲西川知祥擊敗之殺璋併其地請自補兩川節度使以下官踰年唐封爲蜀王明宗殂遂僭號時巳得

疾踰年增劇立子仁贊爲太子死以位授之壽更名昶
至漢隱帝時以僧童王昭遠知樞密院事周世宗二年
謀取秦鳳遣王景伐蜀敗其將趙季札併階成州取之
昶因遣使如唐及北漢欲合從以制周不果復致書通
好周主不荅宋興以臘書約北漢侵宋時宋主久欲伐
蜀得書曰師與有名矣遣王全斌等往討蜀以王昭遠
趙崇韜韓保正禦之戰於三泉保正被獲昭遠崇韜遁
還進至成都昶面縛詣軍前執以歸賜爵秦國公

吳越王錢鏐

鏐臨安人曹師雄寇兩浙都將董昌討之以鏐兵馬使

說昌叛高駢據杭州時劉漢宏據越州鏐破之昌表鏐爲杭州刺史昭宗五年拜武勝防禦六年進鎮海節度使八年董昌僭號委鏐討之九年克越州誅董昌領兩浙爲鎮海鎮東節度使十一年取蘇州十六年進越王二十年更吳王吳興以爲吳越王後加諸道兵馬元帥唐興上表求玉冊金印許之明宗四年以兵討之勒致仕五年復其爵七年卒次子元瓘代唐命仍其父爵元瓘愼選舉薄稅歛以兄元璙不立事之甚恭元璙曰先王擇賢而立君吾知恭順而已友愛彌篤晉興五年加尚書令六年卒傳子弘佐六年取福州是年卒以位授

弟弘倧立二年爲統軍使胡進思所廢而立其弟弘俶
俶遷倧於衣錦軍保護獨至周世宗加天下兵馬都元
帥助討南唐頗著勞績宋興先諸鎮賀即位及征江南
加東面行營招討使拔唐常州宋以其有功召之入朝
尋遣還太宗興國二年復入朝聞陳洪進納土上表乞
解兵柄求還不許乃籍其地以獻封淮海國王又進鄧
王是年卒

劉氏鴻書卷十六終

第十七卷

世系部八

諸王

梁孝王武　中山王勝

女主

漢呂太后　唐武太后

附

班婕妤　班姬　韋庶人

楊貴妃

夷狄

金

遼

西夏州

卷十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諸王部八

梁孝王武

孝文二年立武爲代王後用賈誼策徙王梁景帝初王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内喜三年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將軍以距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

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掠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得賜天子旌旗出稱警入言蹕儗於天子招致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曰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

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藉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孝王乃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内史安國皆泣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后兄王信說天子無竟梁事帝怒稍解時太后以

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又患之會田叔等治梁事來
還至霸昌乃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
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
事爲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
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
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在幸臣羊
勝之屬爲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
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
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
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

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後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薨太后聞孝王死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中山王勝

勝景帝子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多冤鼂錯之策以諸侯連城數十太彊數奏暴其過惡而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磐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事以侵冤建元三年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纍欷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爲之低回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
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宵見蝱蝱然雲蒸列布杳冥晝
昏塵埃覆昧泰山不見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讒言之徒
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
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
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
毛之重群臣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氷釋
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乃以吏所侵聞於
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
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

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息而諸侯地
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
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
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
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

女主

漢呂太后

高祖微時好相人呂公者見而異之故以女妻高祖是
爲呂后而生惠帝及魯元公主方高祖爲漢王立惠帝
爲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而幸之又生趙隱王如

意太子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己常欲廢之而立如
意曰如意類我賴公卿大臣爭及用留侯策故太子得
無易高祖崩惠帝立呂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髠鉗衣
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
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
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
遣太后乃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
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
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
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

瘖藥使居鞠獄中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觀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而哭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乃哀乃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

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
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决事元年四
月太后風大臣請王諸呂遂立諸呂爲王初張敖尚帝
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卽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
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陽爲有身
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
太子立爲帝立四年乃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
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太后聞而患之乃幽之
永巷托言病甚遂以幽死而更立恒山王弘爲皇帝七
年以梁王呂產爲相國趙王祿爲上將軍立營陵王劉

澤爲瑯琊王澤妻呂須女也八年皇太后崩初太后病
困以呂祿居北軍呂産居南軍戒曰高帝與臣約非劉
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恐其爲變必
據兵衛宫愼毋送喪爲人所制及太后崩祿産顓兵秉
政謀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爲
婦知其謀乃使人告兄齊王遂發兵又詐瑯琊王澤發
其國兵幷將而西産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
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
周侯酈商子寄與祿書使人刼商令寄紿說祿曰高帝
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

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
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
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
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
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祿及諸呂老人或
以爲不便計猶豫未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須
須怒曰汝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
器散堂下曰無爲他人守也八月平陽侯窋見相國產
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見產具說齊楚合從狀
即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

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復令酈寄與典客
劉揭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
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
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
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矦
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矦告衛尉毋納相國產
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
徘徊往來平陽矦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
誅之乃謂朱虛矦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
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

從官莫敢鬬逐產殺之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軍
章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其軍復告太尉勃
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
祿笞殺呂須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大臣
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
誅之尊立文帝

唐武太后

初文德皇后崩太宗聞武士彠女美召入以爲才人才
人時年方十四毋泣與之訣才人曰見天子庸知非福
何泣也及見賜號武媚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太宗

崩高宗卽位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貴幸它日高宗過佛廬才人爲尼才人拜見高宗而泣高宗憐之王后廉知之卽引内後宮欲以撓蕭妃之寵才人甚有權數始下辭降體事王后后喜之數稱譽於帝故得立進爲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寖不欲爲后下矣王后性簡亢又不能曲事上下武氏伺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必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及武氏生女后就視之因顧弄而去武氏潛斃女兒于衾下伺帝至陽爲懽言及發衾視兒死矣卽佯驚問左右皆曰后來武氏隨復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

兒往與蕭妃讒媢今又爾邪武氏遂誣后與毌厭蠱事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來濟瀕死固爭帝猶豫未決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陰佐武氏以偏言動帝意而相與表請昭儀爲后矣帝意決遂下詔廢后囚之宮中家屬盡流嶺南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爲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儀門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帝後復念后與妃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禁錮安得尊稱因流涕嗚咽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生乞署此爲回心

院帝曰朕卽有處武后知之促詔杖一百剔其手足反
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嫗更醉數日死誅其尸王后初奉
詔再拜泣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良娣獨駡
武氏狐媚翻覆我後爲猫當使武氏爲鼠扼其喉武后
聞之詔六宮毋畜猫后又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
之乃徙蓬萊宮行復見厲故后多駐東都焉后城府深
阻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己故排公議立之已
得志卽盗威福施施無忌憚帝亦懦昏莫能鉗勒稍積
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入禁中爲蠱祝帝怒召上官儀
趣草詔廢后左右馳以告后遽從帝所自訴詔草猶在

帝羞縮不能辭乃曰上官儀敎我后遂諷許敬宗搆儀
殺之初元舅長孫無忌及大臣褚遂良等佛旨不閱歲
相繼屠覆至是誅儀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群臣來
朝及四方章奏咸稱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
坐帝晩益病風天下事一付后后因令學士密裁可奏
議以分宰相權故時人謂爲北門學士上元元年進號
天后天后遂廢太子忠立子弘爲太子已又酖殺弘而
立雍王賢已又廢太子賢爲庶人幽於別所而立子哲
是爲中宗高宗崩中宗卽位侍中裴炎等受遺輔政光
宅元年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而授乳媪子五

品官炎固執不可中宗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中宗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至逼賢自殺而遷廬陵王於房州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改東都爲神都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於是諸武擅權誅殺唐宗室子孫天下憤怨李勣孫敬業坐贓貶客揚州失職怏望遂謀起兵以匡復廬陵王爲詞傳檄州縣其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

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
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
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
之以重任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
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而問或對曰駱賓王
太后曰宰相之過也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
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擊破之斬敬業而夷其黨
后姪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炎以呂氏事諫諍不可后
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存亡迹異安得同
哉承嗣又諷太后盡誅韓王魯王等以絕宗室之望炎

復固争后愈怒炎乃謀乘太后出游龍門欲以兵執之使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及敬業兵興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當不討自解后怒乃捕炎送詔獄鳳閣侍郎胡元範及納言劉齊賢諫曰炎社稷臣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炎時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亦密表爲炎申理太后又遣裴紹業即軍中斬之他日后召群臣廷數之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群臣以社稷爲託不敢愛

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大臣何見負之遽乎
且受遺老臣伉扈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亡命
有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有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朕能
戮之公等才能過彼則早爲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自悔
也垂拱元年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圖已又自以
久專國事宗室大臣多怨望不服非大誅殺無以示威
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供馬給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
人皆得召見無實者一切不問又畏天下有謀反逆者
詔許上變在所給輕傳供五品食以至京師凡言變者
吏皆不得呵詰故上變者徧天下人人屏息無敢私議

有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見擢爲遊擊將軍令案制獄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后又數召見賞賜之以張其權於是周興來俊臣侯思止王弘義之徒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矣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篇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酷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

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於是詔毀乾元殿爲明
堂以浮屠薛懷義爲使督作懷義佯徉洛陽市千金公
主嬖之上言可入侍太后召與私悦之遂使祝髮爲浮
屠時柄去王室大臣重將皆撓不得逞宗室孤外無寄
足地於是武后遂潛謀革命矣時魏玄同平章事素與
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玄同言
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謂
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乎玄同曰人殺鬼殺
亦復何殊又殺彭州長史劉易從易從素忠謹將刑吏
民憐之遠近奔赴競解衣投〇曰願爲長史求冥福有

司平準其值直十餘萬載初元年太后自名曌改詔書爲制書置制獄於麗景門内入是獄者非死不出王弘義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武承嗣又使周興羅告澤王上金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在道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又殺南安王頴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

外又誅其親黨數百家太后知威福在已因大赦改國
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旦爲皇嗣改姓
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復給事中鳳閣侍郎宗秦客
檢校內史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期年之中
歷衣青綠朱紫故時人謂之四時仕宦焉天授二年酷
吏周興有罪流嶺南爲仇家所殺長壽元年后引見存
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
事中次者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
此始時人謂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椎試
御史盌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

眯目聖神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時拾遺張德生男私宰羊飲宴同僚補闕杜肅懐肉上表以聞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何從得肉德叩頭請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因出表示之肅大慙先時太后任用酷吏所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戸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陰捕族誅故告密者日衆太后亦厭之乃詔御史嚴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右補闕朱敬則又以

爲言太后善之故制獄稍衰惟行淫不止張易之昌宗兄弟出入禁中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執轡箠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聖曆元年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李昭德每從容言於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說二人勸后立廬陵王以保富貴二人承間言之太后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詔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所治療王至神都皇嗣旦固請遜位于王乃復立廬陵王哲爲太子久視元年狄仁傑薦張柬之爲

秋官侍郎太后信重仁傑群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
名仁傑薨太后哭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
不能决太后輙嘆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長安元年
蘇安恒上疏請傳位太子二年復上疏言臣聞天下者
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曰唐氏舊基當
今太子追廻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
將何聖顔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
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
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
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以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

罪太后以崔玄暐爲天官侍郎玄暐性介直執政惡之
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暐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
自慶比欲盛爲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長安四年后又以崔玄暐同平章事后每宴集則二張
諸武雜侍樗博爭道爲笑樂或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
身后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
爭爲賦詩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
史姓名非后復詔昌宗卽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
問等二十有六人譔三教珠英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
爲內史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

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卽剪紙貼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是年張柬之同平章事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密謀誅二張矣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因指天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

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之曰君頗記江中之
言乎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
羽林將軍委以禁兵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
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癸卯柬之玄暐彥範
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至玄武門遣
多祚湛及駙馬都尉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
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
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豎
復社稷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當夷
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怛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

狥社稷殿下柰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耶我於汝父子不薄又謂崔玄暐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玄暐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也於是收同休昌儀等皆斬之中宗即

位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是時后崩年八十一
吉頊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及第來俊臣下獄司刑以
死狀聞既三日猶不下頊從武后游苑中因間言俊臣
狀入不出人以爲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耳頊
曰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蠹賊也尚何惜於是斬
俊臣突厥陷趙定授頊檢校相州刺史募兵制虜頊力
辭武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耳初高宗時太原溫彬茂
死封一箭書誘其妻曰吾死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
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及突厥至趙而去等事故后知
之頊善張易之性又彊敏故后以爲腹心頊因勸易之

請迎立廬陵王以自固及見后復援古引今以奏后怒
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衆
莫能制朕時侍側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
鐵檛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則
以匕首斷其喉今日卿豈足汚朕匕首耶

班倢伃 附

倢伃成帝初即位選入後宮時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倢
伃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
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
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

古者樊姬今有班倢伃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倢伃
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倢伃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
起廼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倢伃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
從自微賤　興班倢伃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
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
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
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倢伃恐
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倢伃退處東宮作
賦自傷悼至成帝崩倢伃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班姬　附

姬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輙詔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于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男能自謀矣吾不

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
禮懼失容它門取耻宗族聞有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
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卑弱第一古
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
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日苟備而患名稱之不
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夫婦第二察今之君子徒知
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
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但教男
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敬愼第三鄙諺云生
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故曰敬順之道

婦之大禮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

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夫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也曲從第六夫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馬融善之令妻子習焉昭壻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爲書以難之

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韋庶人 附

中宗嗣聖立韋氏爲后及在房陵與韋同幽閉情愛甚篤中宗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韋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及再即位韋遂干預朝政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朝邑尉劉幽求亦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二人

俱不聽時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韋氏又與上官昭容爲市方敬暉等誅二張時三思懼因上官昭容入請得幸於韋氏韋氏遂與三思通三思或升御床與韋博戲中宗從旁爲之典籌其無恥如此遂因韋氏潛入宮內反易國政凡彥範等所斥去者遂巳召還起毬場苑中令文武三品分朋爲都中宗韋氏臨朝而戲武崇訓以帝婿與駙馬都尉楊愼交注膏築場以利其澤所爲如此時張柬之等方數勸上誅諸武柬之等既不知中宗之昏又不知三思之狡至是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

威耳今如此復柰何於是反畏三思之讒乃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矣是又不知湜之爲何如人也先是御史鄭愔謟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叅軍坐贓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寵幸然彼五人者皆據將相之權廢太后如反掌耳今大王尚晏然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即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矣

三思與韋氏日夜譖暉等因爲上畫策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中宗以爲然故三思竟以計殺五王非三思之能五王之愚也先是楊元琰知三思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敢漫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二年處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中宗大怒命斬之宋璟奏請推按中宗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

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不服中宗不許璟曰必欲斬
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中宗怒少解乃命
與杖流嶺南而廣州都督周仁軌卽斬月將以媚三思
矣三思旣殺五王權傾人主嘗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
善何者謂惡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
人耳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舉兵殺三思崇訓已而兵敗
被殺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與重俊
通謀上召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
有四海不能庇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之乎相王昔爲
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此海內所共知柰何

以祖雍一言而疑之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得免於難景龍四年參軍燕欽融上書皇后淫亂與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圖危社稷中宗召而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中宗默然宗楚客即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于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中宗以此怏怏不悅由是韋氏及其黨始有邪謀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恐事泄幷誅安樂公主又欲韋氏臨朝自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進毒六月中宗崩立其少子溫王重茂韋氏臨朝楚客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

宜華唐命欲害少帝及相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在京師謀先事誅之或謂隆基當先啓相王而後行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狥社稷事成歸王不成以身死之不欲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隆基遂勒兵玄武門韋氏安樂公主武延秀皆死時少帝尚在太極殿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因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凡爲韋氏所親信者皆斬比曉内外已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首謝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汝之力也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相王遂即皇帝位

楊貴妃

楊貴妃蒲州楊玄琰之女也初選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意者或言妃美帝乃召内禁中賜號太真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天寶初進冊貴妃追贈父玄琰太尉擢叔玄珪光祿卿宗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太華公主主惠妃所生最見寵遇而釗亦浸顯釗國忠也三姊皆美劭帝呼爲姨封韓虢秦三國爲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無比每十日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别爲隊隊各一色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銛秦國早歿獨韓虢與國忠貴最

久而虢國素與國忠亂明爲人知不耻也及帝西走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虢國及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虢國先殺其二子柔曰匄我死即并其女刺殺之乃自剄

夷狄

金

女真蓋古肅愼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淥水之源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女眞唐開元中其酋來朝訖唐世貢不絕

五代時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
慮其爲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分其勢使不得與
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者女真是也其後烏古迺卒子
劾里鉢嗣及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
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劾里鉢有子十一人烏雅
束其長阿骨打其次也及頗剌淑死弟盈哥嗣盈哥死
兄子烏雅束嗣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遼使使往謂之
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吊而乃以爲罪乎
遼主患其辭強遂發諸軍自爲備阿骨打聞之謂其下
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遂

率諸部兵會于來流水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阿骨打之子斡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冑而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勇氣百倍遼軍大奔寧江州陷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遼人常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焉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勸稱帝不許粘沒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乃卽皇帝位國號大金改元收國九月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渡

處深不得底由是遂克黄龍府十二月金人聞遼主將親征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翦除之語金主乃曰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今天祚親至非人人死戰莫能當也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以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七年遼主至應州新城

東六十里爲金將婁室等所獲遼遂亡金主亦殞宋徽宗宣和五年金太宗吳乞買攻宋汴京京城陷金斡離不脇徽宗及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等由滑州去粘没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等由鄭州去金主卒兄孫亶立亶即位委政於粘没喝以完顏亮平章事亮爲人慓急猜忌殘忍自以巳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常懷覬望天德三年金主亮殺亶自立徙都燕旣又南侵謀遷汴適亮又爲其下所殺金主乃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告即位大定十七年高麗致貢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

辨識誤以爲玉耳大定二十九年金主雍卒孫璟立世宗在金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禮部主事世宗曰朕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戸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此若久於其職中材亦勝新人事既經練自能有濟又言凡稱政有異跡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璟卒衛王永濟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蒙古主問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

此等庸儒亦爲之邪即乘馬去六年秋胡沙虎弑永濟而立昇王珣十六年金主珣卒子守緒立六年金主守緒走蔡州金遂亡

遼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及阿保機爲王最雄勇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改元神册述律后勇多權變阿保機常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由是

名震諸夷時韓延徽使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延徽使牧馬延徽幽州人素有智畧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柰何辱之契丹主召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府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少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李克用欲置之幕府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見其至大喜及克用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克用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

世契丹不深入為寇延徽之力也阿保機卒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而立中子德光為天皇王石敬塘有異志欲結契丹為援契丹主遂滅唐因作册書命敬塘為大晉皇帝敬塘即皇帝位割幽冀瀛涿朔蔚等十六州以為契丹仍歲輸帛三十萬匹後契丹主又滅晉永康王兀欲立自稱天授皇帝已而燕王述軋殺兀欲而自立述律后又討殺述軋而代之故數年之間不暇南侵至郭威篡漢稱周嗣主榮自滄州治水

道入契丹境至益津關契丹守將以城降至馬橋關契丹守將姚内斌以城降周主遂入瓦橋關契丹莫州刺史以城降及李重進等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等皆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將議取幽州以周主不豫而止至宋太宗平太原乘勝取幽薊反爲契丹將耶律休哥等所敗而還先是宋欲遂取幽州李昉張齊賢力陳其未可皆不聽故敗雍熙三年宋復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將兵伐契丹戰於岐溝關敗績楊業死之太宗以業既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乃以張齊賢爲之使與潘世美同領緣邊兵馬時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

宋瀛州部署劉廷讓戰没契丹復薄代州城齊賢選廂軍出敵乃伏步卒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是後契丹屢爲邊患宋遂日以削弱矣眞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契丹戰於望都契丹執繼忠以去景德元年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復大舉入宋頼寇凖請眞宗幸澶州親征乃許講和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吊之使置國信司主其事慶曆二年元昊反契丹欲乘釁取瓦橋關

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先遣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問
興師伐夏之故賴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報聘乃復
通好英宗時契丹改國號遼神宗熙寧七年遼以河東
路沿邊侵界使蕭禧來言神宗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
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以數里地而輕絶
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
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神
宗以問王安石安石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
詔於分水嶺爲界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
端云

西夏州

夏本勃勃建都地遂以名州唐隷之朔方德宗時割銀綏二州更置節度至僖宗有拓䟦思恭者党項羗也爲宥州刺史因進據之時黄巢陷長安車駕幸蜀鄭畋傳檄諸道合兵討賊思恭糾夷夏討賊進屯武功僖宗還都賜姓李氏歿傳弟思諫唐末爲楊崇本所攻告急于梁全忠遣劉知俊救之遂附於梁歿傳弟彞昌於朱温之四年爲亂軍所殺其叔仁福傳於彞殷彞興宋太祖乾德四年封夏王數傳至繼捧太平興國七年獻其地其弟繼遷亡去繼遷托言出㜒乳毋糾合戎人據夏州

之地斥澤遣田仁朗討之部署已定被詔徵還繼遷遂
得逸去後又遣繼捧往招之不從降契丹踰年詭言請
降詔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至真宗欲撫之
以德幷以夏綏宥靜與之保吉得地益驕四年陷淸遠
軍五年陷靈州六年陷西凉爲潘羅支所敗中流矢死
子德明來告哀鎮戎軍曹瑋請乘其國危子弱討而擒
之不報越三年奉誓表請降詔以爲定難節度使封西
平王仁宗六年遣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然終其
身不復擾邊及元昊嗣位其臣宋輒戒之曰宋恩不可
忘也元昊曰英雄自當霸王耳及德明死元昊代二年

反攻環慶四年攻唃廝囉破其青唐宗哥諸城五年侵
回鶻瓜沙肅州悉有武威張掖酒泉燉煌諸郡靈鹽會
勝甘涼諸州洪定威龍諸堡地方萬里分境內爲三十
三州河南州九曰靈洪宥銀夏石鹽南威會河西州九
曰興定懷永涼甘肅沙凞秦瓜河外州四曰西寧樂廓
積石係賀蘭山爲固置十二監軍六年稱帝于夏州八
年攻延州殺總管劉平執石元孫以歸九年攻渭州任
福王珪等死之八月取豐州九年攻鎮戎軍殺總管葛
懷敏十年上書請和更名曩霄稱子而不稱臣詔許之
歲賜絹十萬疋茶三萬斤後銀綺絹茶益至二十五萬

五千踰年契丹党項諸部附之契丹因伐夏爲元昊所敗遂與之平與宋弁册之爲夏國王十四年納其子寗令哥之婦爲令哥所刺中傷而死其將訛龎殺令哥立諒祚諒祚方期歲三大將分治國事時議欲以節鉞加其三大將使分其國程琳不可而止言者謂其失機會云後二年三年皆爲契丹所伐獲諒之毋于賀蘭以歸十六年攻環慶爲宋將所敗十七年宋人取綏州因誘殺其知軍楊定是年死子秉常來告哀仍以夏國王册之二年攻秦州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爲綏州不得四年復攻環慶五年宋人城其囉兀乃攻撫寧以報之十

二年宋命李憲會五路之師取昊州先復蘭州及米脂城清遠軍至靈州不克而還十三年宋城永樂尋攻陷之十四年攻宋蘭州求平不得十五年復攻蘭州十六年殁宋冊其子乾順為王四年歸永樂之俘宋以米脂四砦畀之八年攻鄜延九年宋城平夏築城于要害處凡五十餘所十年攻平夏大敗於宋至是始不振矣十五年攻涇原又攻鄜延十六年與宋平二十四年宋敗之古骨龍又攻其臧底河夏遂大掠蕭關二十五年宋屠其多泉城夏亦屠其靖夏城二十七年敗宋兵於統安城殺其將劉法三十二年與金通三十三年稱藩于

金金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地與之三十五年取宋天
德雲内諸城金人襲取之又取宋西安州及懷德軍高
宗時乘宋衰用敵國禮至四十四年乾順殁子仁孝立
軍政益衰國内多亂有任得敬者抗禦有功遂相夏國
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簒立誣殺近親大臣其勢漸
逼仁孝不能制不得已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
之使自爲國且上表于金主爲之求封金主以問宰相
皆以爲事繫本國我何與焉金主曰彼逼賊臣非本意
也遂不許尋爲仁孝所殺立學校於國設小學於禁中
據國五十五年自是益衰殁子純佑代十二年其族弟

李安全廢之而自立初年即爲蒙古所攻三年蒙古入靈州安全請降獻女爲好怨金不救侵其葭州兵敗乃還又二年死族子遵頊立三年取金涇州九年約宋攻金十年取金會州金遣使議和十一年取定西西寧十八年蒙古復攻夏遵頊傳其子德旺自號上皇三年蒙古取甘肅西涼十一月取靈州四年復來攻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死弟子晛嗣又一年蒙古執晛以歸夏亡

十一傳二百七十三年

劉氏鴻書卷 終